

卷之四

一、論。二、論。三、論。四、論。五、論。六、論。七、論。八、論。九、論。十、論。十一、論。十二、論。十三、論。十四、論。十五、論。十六、論。十七、論。十八、論。十九、論。二十、論。二十一、論。二十二、論。二十三、論。二十四、論。二十五、論。二十六、論。二十七、論。二十八、論。二十九、論。三十、論。三十一、論。三十二、論。三十三、論。三十四、論。三十五、論。三十六、論。三十七、論。三十八、論。三十九、論。四十、論。四十一、論。四十二、論。四十三、論。四十四、論。四十五、論。四十六、論。四十七、論。四十八、論。四十九、論。五十、論。五十一、論。五十二、論。五十三、論。五十四、論。五十五、論。五十六、論。五十七、論。五十八、論。五十九、論。六十、論。六十一、論。六十二、論。六十三、論。六十四、論。六十五、論。六十六、論。六十七、論。六十八、論。六十九、論。七十、論。七十一、論。七十二、論。七十三、論。七十四、論。七十五、論。七十六、論。七十七、論。七十八、論。七十九、論。八十、論。八十一、論。八十二、論。八十三、論。八十四、論。八十五、論。八十六、論。八十七、論。八十八、論。八十九、論。九十、論。九十一、論。九十二、論。九十三、論。九十四、論。九十五、論。九十六、論。九十七、論。九十八、論。九十九、論。一百、論。

繹史卷七十五

春秋第四十五

衛靈公之立

諸臣附

左傳

昭公七年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孔成子夢

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媯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

告之箴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
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
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二十一年

衛公孟縶狎齊

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
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
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爲驂乘焉將
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
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
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
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
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

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
驂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斲肱以中公孟
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
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馳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
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
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舁析
朱鉏宵從竄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旣出聞衛亂
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舁請
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
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
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

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
振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
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
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
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
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
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
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
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
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
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

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蓋不

義不犯非禮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其

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定齊謂之墓楚謂之跽衛謂之輒公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

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

素厲寧為無勇

禮記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

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世本衛公叔文子作輓軸說苑

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公叔文子卒

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

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

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

子
○檀弓

左傳

年十三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

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

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

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戎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

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戎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

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

曰戌將爲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

戌來奔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新序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葺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王孫子 昔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之者問曰何故也對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懼見於顏色曰爲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爲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 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侯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

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
今君內寵無乃太盛與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
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說

說苑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
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
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
下者知反之已者也衛靈公檐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
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
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
曰大理爲務聽獄不申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
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

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袍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淮南子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 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

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

莊子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

焉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今此君子之行也

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磷磷至闕而止過闕復有

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

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

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

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

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

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爲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

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

哉遂語夫人其實焉

○按夫人卽南子耳列女傳記此於仁智而別記南子於變孽則此夫人蓋在南子前拾遺記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寫列

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麟之歌夏有明晨焦泉之華流金之謠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沈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靈公

情涵心惑忘於政事遽伯玉趨階而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爲沈湎淫漫之音無合於風雅
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爲臣
之道乃退而隱迹遽伯玉焚其樂
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

莊子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遽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
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
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遽伯玉曰善
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
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
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
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
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
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

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
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
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
盛溺適有齋蚩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
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說苑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
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
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邪蘧伯玉
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
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
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

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
吳善用之釁蚩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
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
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
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邪又不知公子皙將何
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
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孰將西
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與聲子椒舉事同
疑卽其事而譌也

戰國策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

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
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

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
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
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

空狗

韓非子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

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矣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欲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已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說苑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則彌子瑕之母

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

爲母之故犯刑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
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
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
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新序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
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
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
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
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
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解又以尸
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

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家語使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

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魯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

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

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

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

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

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

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

也

荀子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二寸鼻目耳具而各動天下○恐無此形貌